

年卷

期

1

6

第

第

貢獻

五誌

第六期



貢獻旬刊第六期目錄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出品作家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出品十幅

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上)

助獵的動物(附圖四幅)

烏鴉

「孩子們的音樂」

我所覺到過去的新文藝

天涯海角(法行通信之一)

與吳稚暉先生商榷黨務書

覆謝國馨先生書

首都的美展

——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胡適

周建人

醉雲

伏園

君亮

傅雷

謝國馨

吳稚暉

王子雲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十冊大洋八角

廿冊大洋一元五角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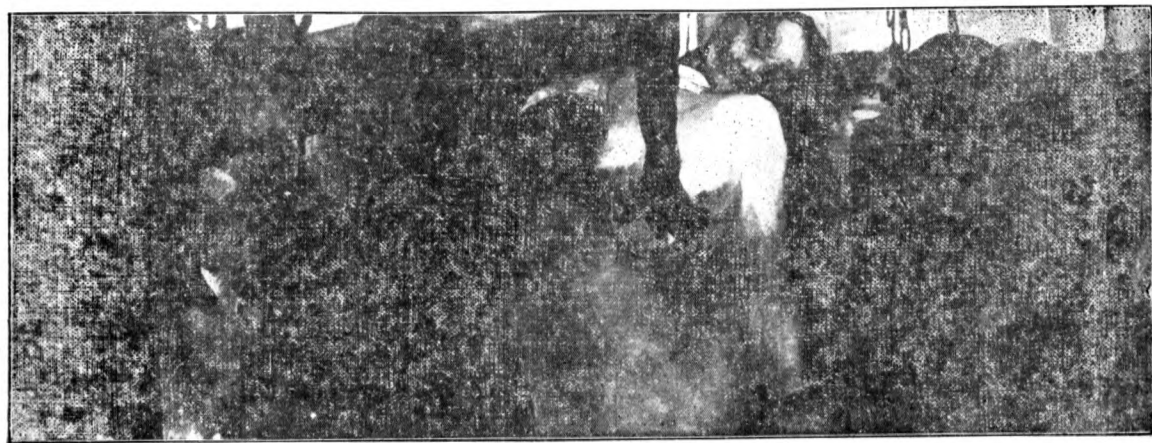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一

嚶嚶書屋發行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出品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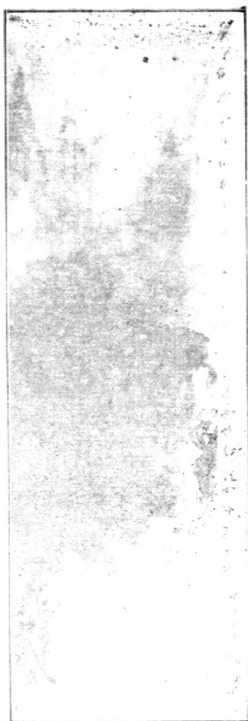


人道

林風眠作

暴雨

王代之作



李朴園作

鬼曲

流離

劉開渠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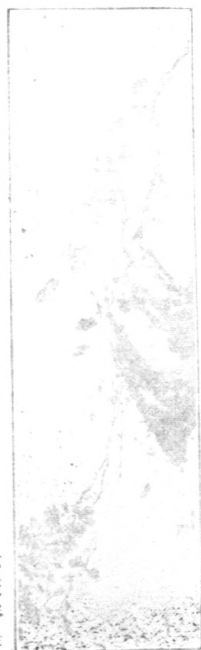




王子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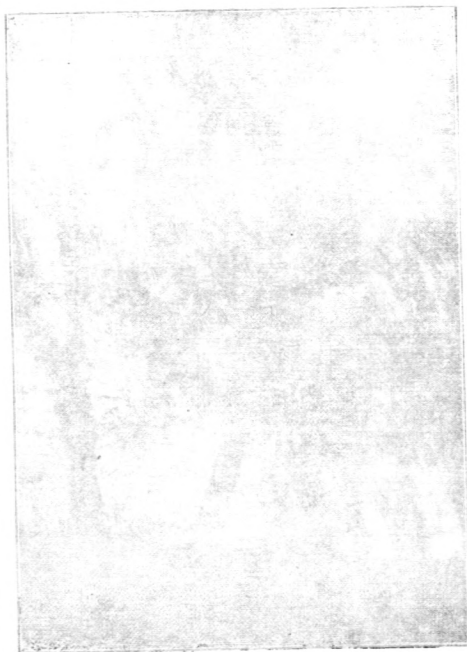
江干

崖
畔



韓天眷作

風
景



吳大羽作

窗前



蔡任達作

沈思



烏叔養作



雪後 王青芳作

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

胡適

這是我去年十二月中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演的底稿。底稿是爲鈴木擇郎先生口譯時的便利而寫出的，故只有一個綱要，與重要的引語；文字上全不講究，本不值得發表。只因近日上海報紙上已有幾次零碎的記錄，有許多朋友常問起這些演稿，今天伏園又來問我要稿子，我姑且把這稿子送給他發表。

一九二八，一，七，胡適。

(一) 引子

中國的近世哲學可分兩個時期：

(A) 理學時期——西歷一〇五〇至一六〇〇。

(B) 反理學時期——一六〇〇至今日。

理學是什麼？理學掛着儒家的招牌，其實是禪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產品。其中有先天太極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談心說性，是佛教留下的問題；也信災異感應，是漢朝儒教的遺跡。但其中的主要觀念却是古來道家的自然哲學裏的天道觀念，又叫做『天理』觀念，故名爲道學，又名爲理學。

程顥（大程子，明道先生，死於一〇八五）最初提出『天理』的觀念，要人認識那無時不在，無往不在的天理。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體認天理，『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是純粹的道家的自然哲學。

程頤（小程子，伊川先生，死於一一〇七）的天資不如他的哥哥，但比他哥哥切實的多。他似乎受了禪宗注重理

解的態度的影響，明白承認知識是行爲的嚮導，「譬如行路，須要光照。」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案，規定了近世哲學的兩條大路：——

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

「敬」是中古宗教遺留下來的一個宗教態度。凡靜坐，省察，無欲，等等都屬於「主敬」的一條路。「致知」是一條新開的路，即是「格物」，即是「窮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所以程子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又窮一理。」

後來的理學都跳不出這兩條路子。有些天資高明的人便不喜歡那日積月累的工作，便都走上了那簡易直截的捷徑，都希望從內心的涵養得到最高的境界。宋代的陸象山（九淵，死於一一九二）與明代的王陽明（守仁，生一四七二，死一五二八）都屬於這一派。

有些天資沉着的人便不喜歡那空虛的捷徑，便耐心去做那積銖累寸的格物工夫，他們只想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做到那最後的「一旦豁然貫通」的境界。宋代的朱子（朱熹，生一一三〇，死一二〇〇）便是這一派的最偉大的代

表。

要明白這兩派的爭點，可看王陽明格竹子的故事。陽明說：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朱子），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這個故事很可以指出「格物」一派的毛病。格物致知是不錯的，但當時的學者沒有工具，沒有方法，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癡對着亭前的竹子，能格出竹子之理來嗎？故程朱一派講格物，實無下手之處；所以他們至多只能研究幾本古書的傳注，在爛紙堆裏鑽來鑽去，跑不出來。反對他們的人都說他們「支離，破碎」。

但陸王一派也沒有方法。陸象山說，心即是理，理不假自明。王陽明教人「致良知」。這都不是方法。所以這一派的人到後來也只是口頭說「靜」，說「敬」，說「良知」，都是空虛的玄談。

五百多年（一〇五〇至一六〇〇）的理學，到後來只落得一邊是支離破碎的迂儒，一邊是模糊空虛的玄談。到了十七世紀的初年，理學的流弊更明顯了。五百年的談玄說理，不能挽救政治的腐敗，盜賊的橫行，外族的侵略。於是有反理學的運動起事。

反理學的運動有兩個方面：

（1）打倒（破壞）

打倒太極圖等等迷信的理學，——黃宗炎，毛奇齡等。

打倒談心說性等等玄談，——費密，顏元等。
打倒一切武斷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觀，——顏元，戴震，袁枚等。

（2）建設

建設求知識學問的方法，——顧炎武，戴震，崔述等。

建設新哲學，——顏元，戴震等。

現在我想在這幾天內，提出四個人來代表這反理學的時期。顧炎武代表這時代的開山祖師。顏元戴震代表十七八世紀的發展。最後的一位，吳稚暉先生，代表現代中國思想的新發展。

（二）顧炎武（亭林，生一六一三，死一六八二）

顧炎武三十二歲時，明朝就亡了。他的母親是個貞女，受過明朝的旌表，故明亡之後，她就絕食三十日而死，遺命教她的兒子不做新朝的官，故她終身做明朝的遺民。他深痛亡國之禍，決心要研究有實用的學術。他是蘇州崑山人，國變後移居北方，住山東稍久，旅行西北各地。他旅行時，用二匹馬，二頭騾子，載書自隨；遇山川險要，便尋老兵訪問形勢曲折；有新奇的發現，便在村店中打開書籍參考。他的著作有幾十種，最重要的是：

音學五書，三十九卷。

日知錄，三十六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顧氏很崇敬朱子；他在陝西時，曾捐錢助建朱子祠。但他很反對宋明以來的理學。他有『與友人論學書』說：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

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

他的宗旨只有兩條，一是實學，一是實行。他所謂『博學於文』，並不專指文學，乃是包括一切文物，——『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故他最研究國家典制，郡國利病，歷史形勢，山川險要，民生狀況。他希望拿這些實學來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虛之學。

他又說：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較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他講經學，也開一個新的局面。他反對那主觀的解說，所以他提倡一種科學的研究法，教人從文字聲音下手。他說：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答李子德書。）

『考文』便是校勘之學，『知音』便是音韻訓詁之學。清朝一

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書，全靠這幾種工具的發達。在這些根本工具的發達史上，顧炎武是一個開山的大師。

我們舉一條例來證明他治學的方法。書經洪範有這二句：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

唐明臬說『頗』不協韻，當改作『陂』字。顧氏說『頗』字不誤，因為古音讀『義』如『我』，與『頗』字正協韻。他舉了兩條證據：

(1) 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

(2) 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這樣用證據 (Evidence) 來考訂古書，便是學術史上的一大進步。這便是科學的治學方法。科學的態度只是一句話：『拿證據來！』

這個方法不是顧炎武始創的，乃是人類常識逐漸發明的。『證』這個觀念本是法律上的觀念。法庭訊案，必須人證與物證。考證古書，研究科學，其實與法官斷案同一方法。用證據法來研究古書，古來也偶然有人。但到了十七世紀初年，這種方法纔大發達。在顧炎武之前，有個福州

人陳第作了幾部研究古音的書，——毛詩古音考等。陳第的書便是用證據作基礎。他在自序裏說他考定古音，列『本證』，『旁證』兩種：

本證者，詩自相證也。

旁證者，采之他書也。

用詩經證詩經，爲本證。用易經，楚辭等等來證詩經，便是旁證。

陳第的『毛詩古音考』作於十七世紀初年（一六〇一—一六〇六）。顧炎武的『音學五書』作於十七世紀中葉以後（一六五〇—一六八〇）。顧氏完全採用陳第的方法，每考證一個古音，也列舉本證旁證兩項，但搜羅更廣，材料更富，證據更多。陳第考『服』字古音『逼』，共舉出

本證——十四，

旁證——十。

顧氏作『詩本音』，於『服』字下舉出

本證——十七，

旁證——十五。

顧氏作『唐韻正』，於『服』字下舉出

證據——一百六十二。

爲了考究一個字的古音而去尋求一百六十二個證據，這種

精神是古來不曾有過的；這種方法是打不倒的。用這種搜求證據的方法來比較那空虛想像的理學，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新時代了。

（三）顏元（習齋，生一六三五，死一七〇四。）

顏元，號習齋。他的父親本是直隸博野縣北楊村人，後來賣給蠡縣劉村的朱九祚做養子，故改姓朱。顏元四歲時（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滿洲兵犯境，他的父親正同朱家鬧氣，遂跟了滿洲兵跑了，從此沒有音信。他十二歲時，他的母親也改嫁去了。顏元在朱家長大，在私塾讀書。他少年時曾學神仙，學鍊氣，學八股時文，不務正業，喝酒遊嬉。他十歲時，明朝就亡了，後來朱家也衰敗，很貧了，顏元到二十歲時，才發憤務農養家。二十二歲，他因爲家貧，學做醫生，爲糊口之計。他十九歲時會中秀才，二十四歲，他開了一所私塾，訓蒙度日，並爲人治病。他那時完全是一個村學究，却有點狂氣，喜看兵書，也學技擊；後來他又讀理學書，先讀陸象山王陽明的書，又讀程子朱子的書，自命要學聖賢，做詩有

識得孔叟便是吾，

更何乾坤不照皞！

他雖耕田工作，却常常學靜坐。家中立一個『道統龕』，正位供着伏羲以下至周公孔子，配位供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他三十歲時，有『柳下坐記』，說他的心得，最可表現他的村陋氣象：

思古人（他自號思古人）引僕控蹶，披棉褐，臥麥里左。僕稔。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泠然，白雲聚散，朗誦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

直到三十四歲（一六六八），他忽然經過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這時候，他還不知道他的本姓。他的義祖母死了，他是『承重孫』，居喪時，一切代行他父親的『子職』，實行朱子的『家禮』，三日不食，朝夕哭。葬後，他仍盡哀，寢苦枕塊三個月，日夜不脫衰絰。後來逼體生瘡，到了第五個月，竟病倒了。有一個老翁哀憐他，對他說明他不是朱家的孫子，何必這樣哀慟？他跑去問他出嫁的母親，證明了這件事，他方才減哀。然而他已扮演了五個月

的苦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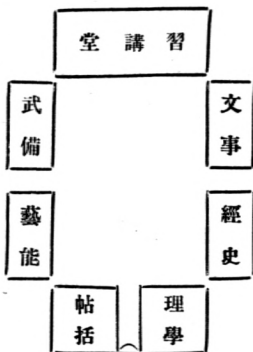
他在這幾個月裏，實地試驗了朱子的『家禮』，深深感覺宋儒有些地方不盡人情，又碰了這一個大刺激，使他不能不回想他十餘年來做的理學工夫。他自己說，他最得力於這一年的屏喪時期，

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坑，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原。……（存學編三，20。）

他三十五歲（一六六九）著『存性編』，又著『存學編』，後來隨時有所增加，但他的思想的大旨都在這兩書之中。三十五歲至五十七歲為在鄉里講學時期。五十七歲（一六九一），他南游河南，數月後回家。這一次出遊，使他反對理學的宗旨更堅決了。他說：

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

矣！
 他六十二歲時曾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他定下書院規模，略如下圖：



不幸那一年漳水大漲，書院都沒在水裏。他嘆曰，「天也！」遂辭歸。他死時七十歲。

他的學派，人稱爲『顏氏學派』；又稱爲『顏李學派』，因爲他的弟子李塋（剛主，生一六五九，死一七三三）顏能繼續顏元的學派，傳授於南北；顏元的名學不大；李塋與方苞毛奇齡等往來，傳授的弟子也有很出名的（如程廷祚），故顏李並稱。

顏元與李塋的著作有

顏李遺書，畿輔叢書本。
 顏李全書，北京四存學會本。

中國哲學家之中，顏元可算是真正從農民階級裏出來的。他的思想是從亂離裏經驗出來的，從生活裏閱歷過來的。他是個農夫，又是個醫生，這兩種職業都是注重實習的，故他的思想以『習』字爲主腦。他自己改號習齋，可見他的宗旨所在。他說：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唯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少一分。……（存學編一，2。）

所以他的『存學編』的宗旨只是要人明白『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

學習什麼呢？『尙書』裏的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還有『周禮』裏的

三物：六德，智仁聖義忠和。

六行，孝友睦婣任卹。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這都是應學習的『物』。『格物』便是實地學習這些實物。

『格』字如『手格猛獸』之格，格便是『犯手去做』。

這些六府六藝似乎太粗淺，故宋明儒者鄙薄不爲，偏

要高談性命之理。這正是魔道。顏元說：

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

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年譜。）

這真是重要的發明。宋明儒者不甘淡薄，要同禪宗和尚爭

玄闢妙，故走上空虛的死路。救弊之道只在挽回風氣，叫

人注重那粗的，淺的，實迹。顏元又說：

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微上微下

矣。（存學。）

宋儒的大病只是能靜坐而不習事。朱子敘述他的先生李侗

的生平，曾有一句話說：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這句話引起了顏元的大反對。顏元說：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將有宋大儒皆狀出

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

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夫講

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

事，雖日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

也幾何？（存學編二，13。）

用『不作費力事』一個標準，來比較『犯手去做』的一個標

準，我們便可以明白顏學與理學的根本大分別了。

顏元的思想很簡單，很淺近。因為他痛恨那故意作玄

談的理學家，

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禪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

夢，……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存學編一，1。）

他也論『性』，但他只老老實實地承認性即是這個氣質之

性。

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睚眦睛皆是

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

性。（存性編。）

這便是一筆勾銷了五百年的爛帳，何等痛快！

人性不過如此，最重要的是教育，而教育的方法只是

實習實做那有用的實事實物。顏元是個醫生，特用學醫作比喻：

譬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

愚以爲從事方脈，應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

（存學編一，10。）

他在別處又用學琴作比喻：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

歌得其調，撫綱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除，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視，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存學編三，6至7。）

這種說法，初看似很粗淺，其實很透闢。如王陽明說「良知」，豈不很好聽？但良知若作「不學而知」解，則至多不過是一些「本能」，決不能做是非的準則。良知若作「直

覺」的知識解，若真能「是便知是，非便知非」，那樣的知識決不是不學而知，乃是實學實習，日積月累的結果。譬如那彈琴的，到了那「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的地步，隨心所欲便成曲調。那便成了直覺的知識。又如詩人畫家，爛醉之後，興至神來，也能隨意成直覺，這也成了直覺的知識。然而這境界都是實習功久的結果，是最後的功夫，而不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呵。

又如陽明說「知行合一」，豈不也很好聽？但空談知行合一，不從實習實行裏出來，那裏會有知行合一！如醫生之診病開方，療傷止痛，那便是知行合一。如彈琴的得心應手，那才是知行合一。書本上的知識，口頭的話柄，決不會做到知行合一的。宋人語錄說：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欲其學心與口不相應。查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學者問如何行，先生却只教他靜坐。靜坐便能教人心口相應，知行合一了嗎？顏元的批評最好：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也多矣。

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

(存學編二，10)

這是顏李學派的實習主義 (Pragmatism)。

科學與民族性

上九

人家從前何曾提倡科學，只要不禁止科學便算萬幸了，但是哥白尼，格利略這類人們，肯為科學犧牲一切的，却不斷地有得出來。

我們提倡科學總算努力了，但是提倡的結果，只見科學家們做官，狎妓，喫酒席，逛風景，不涉及一毫科學。

這或者是民族性，有的生成愛好科學，肯為科學犧牲一切，有的生成沒有求知的興趣，情願醉生夢死，雖提倡亦何益。

萬一的希望，是以做官，狎妓，喫酒席，逛風景為提倡科學的人們，閉上口，停下筆，即刻走進科學實驗室。

養鷹助獵是極普遍的，在希臘，傳說，耶穌紀元前數百年已經通行；英國及法國盛行于九世紀及以後，日本則在舊幕府時代，在中國由來已經二或三千年了。

但這種習慣差不多已將消滅了，無論希臘，英，法，或日本。雖然我們聞有一位英國的自然學者那忒氏 (T. T. T.) 現在正在學習養鷹，(不，他養的其實不是鷹而是鷲。) 但是何等困難呢，他左手套着皮手套，腕上也裹着皮革，令那鷲停立在腕上。又用木的支柱，繫在腰間，一面託住左臂，因為那鷲的身體是很重的。

但是中國畢竟不愧為世界的歷史博物館，許多古述在別國已失亡的，在中國却分明地陳列着。中國至今還有許多養鷹者，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腰間纏着兔子或類似的小動物，腕上則停着隼或更普通的蒼鷹 (Goshawk)。是



助獵的動物

周建人



養鷹之
那忒氏

的，中國今日職業的獵人雖然也多有荷鎗的，但是他們的隊裏還常常夾着帶鷹的獵人。他們這樣的游走於北方各地，直隸到西藏一帶或揚子江流域。

助獵的鷹種數是很多的，最普通的是前面已

提及過的蒼鷹。但他們又用隼 (Falco)。

隼的種不一，獵人所用的也不止一種。他有隼，在科學上稱爲 *Falco peregrinus* (又稱打獵鷹)。他是銀灰色的鳥，上面蓋着深色斑紋。頭和頰黑色，嘴微青，爪黃色，虹彩是暗褐色的。喉部以下到腹部是白色的，雖然胸前有黑的橫紋。在少小的時候是帶赤色而非白色的，綴以長的黑點而非橫紋。

他是世界的鳥，各處均見之。追及犧牲者時，他會尖利的叫——這是可怕的鳴聲。

隼的種不一，有時又用別種以供獵用，雖然不及那種的普遍。這書上稱隼隼和土鶻。

隼隼學名 *F. aesalon*，土鶻是 *F. tinnunculus*。前種是比較小的鳥，隼的身長約有十五吋，這猶是指雄的說，雌的還要大些——約有十七吋——而他則只有十吋餘。他也和隼相似，喙帶青色，虹彩褐色，腿黃色的，但項頭赤黃色。背上青灰色裝着褐色的斑紋。喉部白色或灰色，微帶淡黃，更點着褐色。尾羽橫着黑色的斑紋。

土鶻是這樣一種鳥：身長雌的十三到十四吋；雄的略小些。喙是黑色或帶青的黑色，尖端色最深，基部呈青色。蠟膜黃，腿青黃。虹彩紅褐以至橙色。至於羽毛，上

部作深的石版色，漸近頭部變深而至于黑。咽喉白色。胸部白色而有長的黑色紋。雌的顏色比較的不鮮明。

這兩種並見於歐亞，也可說是世界爲家的。

中國的獵者用了他們去獵取兔子及雉雞，鷓鴣等等類似的鳥的。

獵人所用的其實不止隼，聞說在蒙古更用鷲 (Accipiter, 學名 *Aquila*)。他是極大的猛禽，生着巨大，尖銳，勾曲的爪。他是穿褲的。所謂穿褲，即腿上有羽毛直到腳趾之謂。他是何等勇敢的鳥！獵人用他攻擊巨大的動物——羚羊甚至于狼。

和鷲相對的更有捉小鳥的雀鷹，這里似乎不容不略略說及他。所謂雀鷹，英文叫作 Sparrow hawk，在科學的名字則是 *Accipiter nisus* (又稱鶻)。他的身軀也不小，雖然小於隼，但是比土鶻大，鳥學者說，他的全長大約十二三吋。喙也是帶青色的，蠟膜及腿也黃色，只是足趾呈黑色。雄的羽毛上部深青灰，除頸背有白點。這種猛禽可以教他捉比較的小的鳥，這種獵鷹獵人也用的。又一種雀鷹 *Accipiter nisus* 也是用的。並且這里又得聲明一句，訓練獵鷹普通都是用雌性的。

人不特獵取陸上的走獸，空中的飛鳥，他又獵取水

中的魚。獵取陸上走的或空中飛的生命時我們有獵鷹或走狗，但是獵用水中的魚時利用什麼呢？

這也有多種，世界各處統用的有水獺。他是食魚的動物，差不多盡人皆知他，他自幼學會做這等勾當，所以教他捕魚是一等名手。所以英國，法國，或者日耳曼，或者斯干狄那維亞，都養他過，叫他幫助人捕魚。只是漁撈的方法進步後，又漸漸的絕迹了。現在有時偶然，有人養他玩玩，例如英國的薩爾文先生 (Captain Salvin) 曾養水獺。水獺本來日間睡覺夜間出去捕魚去。但薩爾文先生的一隻却常常跟着他走，有時向道旁的池中捉魚玩。這故事很有名，甚至記載在

(中國北方之養鷹者)



「世界的生活的動物」上。在中國這也不大通行，只聞四川或者湖北還在施行這老方法，別的地方至少我沒有聽見說起了。

此外，東印度用鷓鴣，一名淘河鳥 (Pellican) 的去捕魚。我們只要看他生着這樣闊大的嘴和下巴下的皮袋，就知道他怎樣適於捕取魚類了。若說到中國近來還在通行的有鷓鴣 (Cormorant，學名 Phalacrocorax carbo)。

他是各處都有的鳥，歐，亞，非，澳，及北美都有的看見的。他的形狀是熟識到我們用不着詳說，江浙以至天津，隨地有漁人養着，叫他們捕魚，但這時候我們從不見他飛。是的，不特這時翅上羽毛被剪過，不適於飛翔，



水 獺



鷓 鷗

即在自然中，他也少飛的，除却在移徙的時候。

他的養養和獵鷹不同，後者是取『鷹兒』訓練起來的，到一個時期又放掉。鷓鴣却不然，他是世代被養在人家裏。聞說杭州相近有一湯溪鎮，以養育鷓鴣出名的。母鷓鴣每年能產卵兩次，一次三到六個。但是伊是粗心的母親，所以在養下，是由鷄去代孕的。初出來時是極孱弱的小東西。管理人用豆腐和切細的鰻肉拌和喂他。或者不用鰻肉，用黑魚即烏鯉魚(Ophicephalus niger)的肉代之。這種喂法並不是過分的小心，他在自然中也不來要吃半消化的食物的，——母鷓鴣張開了嘴，小的伸頭去啄食在嗦囊裏的半消化的食物。

人會得養他們幫助打獵，這是人類的進步，但更進化上去，打獵的方法更改良，這等方法自然又放棄了。只在中國則至今還保留着，但這或者也不是長久的，到了某一時期，這些方法也會感到不經濟而放棄的罷。

自然界 第二卷第八號目錄

地質學與進化

Watts 著

勉之譯

蟻螞與金龜子

尤其偉

麴

陳仲琪

中國森林概述

杜其珪

蜂巢之數理的說明

陳文濤

腦的意義

Smith 著

慨士譯

窩頭之成分及其消化試驗

羅登義

假漆及漆

孟心如

科學瑣聞四則

出版消息四則

商務印書館



醉雲

生物學家說：「優勝劣敗」。但是這句話，我著實有點懷疑。

傍晚的時候，我們到外面去散步。在那廣道旁邊的樹枝上，固然不會見有鳳凰一類的東西，但是連美麗的和善歌的鳥也一隻沒有。所見的，却祇有成羣成隊的鳥鴉而已。它們常常漫天的飛，樹枝上，電線上，人家的屋脊上，有時更黑壓壓的停息起來，數量之多，幾乎可以自成一軍。

在它們停息的所在，排洩物便時像雨點一般的打下來，有時更點綴在行人的頭上。被污的人，也祇有自認晦氣而已。如果想同它們說理，那當然是說不清的。

在那路旁的樹上：假使有了善鳴的鳥，一定會有許多

人用羅網去捉它；假使有了美麗的鳥，一定會有無數人用籠子去誘它；假使有了富於肉味的鳥，更會有獵戶與老饕家用鎗去打它。

假使有鳳凰呢？那更不得了，投石相擊的，真不知將有若干人！因擊不中而失望詛咒的，也不知將有若干人！雖然歷來視為瑞鳥的，這時也將喪命於亂石之下，而不容你置喙求恕了。那些擲石的人，各抱着一個目的，都欲逞此一擊，甯可於它的死後，再起惋惜之懷與歌誦之辭。能夠清明在躬思前想後的，究竟能有幾人呢！

所以太優美了，太特殊了，每每非囚即死；否則，也祇有高飛遠引，或退藏於密而已。

然而鳥鴉呢？色，聲，味，三者一無足取，人家對於

它們似乎毫無利害衝突的樣子，所以獨能夠孳生不息，全無顧忌的飛翔着，棲息着。

鳳凰，據說非梧桐不棲，非泉水不飲；像這樣的經經自守，已經有餓死之憂，更何況太惹人注目，自然怪不得早已絕跡了。烏鴉呢，據說最愛啄食腐爛的屍體，所以殺人盈野，便於它們更爲有利；一到亂世，它們的種族也更可以繁昌。

聽說現在的世界，已經文明了。然而鳳凰之類，或是

善鳴之鳥，一到這世界中來，準定爲一般文明人所戕害，也正像文明人到蠻荒中去，準定要被野蠻人所詭視與不懷好意一樣。

總之，優勝劣敗這句話，是不大靠得住的。旁的不必說，祇證以鳥類，已經可以推翻這句話而有餘了。

於是，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便是「善者亡，惡者昌」。至少現在的世界是這樣。至於將來的世界是否這樣，我可不知道了。

「孩子們的音樂」

伏園

「孩子們的音樂」是一本一百四十頁加十四頁插圖的小冊，日本田邊尚雄著，豐子愷譯，開明書店出版。這一百四十頁裏所有的是十一篇音樂論文，除了譯者的一篇代序「告母性」和著者的一篇「怎樣給孩子們以良好的音樂」以外，其餘九篇都是音樂史上有名的故事，和愛好音樂者所不可不有的音樂常識。這種也是論文，也是歷史，也是故事，也是軼聞，也是教科書的作品，在吾國今日的讀書界裏真是十分需要。孩子們所最喜歡的是故事，只要有故事可聽，即赴湯蹈火也所不避。借用故事的方式而灌輸種種必要的知識，是兒童教育裏一個重要的因子。不但孩子們需要這種教育而已；孩子可分好幾種，如生理上的孩子，知識上的孩子等；形似成人，而知識尙是孩子的，在教育毫無成績可言的我國，誠是所在多有，那麼他們也非常需要這種教育。可惜的是我們至今只看見豐子愷先生譯了這一本「孩子們的音樂」。可喜的是我們今後也許會因豐子愷先生的譯了這一本「孩子們的音樂」而繼續不斷的在著作界裏看見「孩子們的圖畫」，「孩子們的科學」，「孩子們的這個那個……等等」，使我們這種形似成人的知識上的孩子能夠得到知識上的享樂。

我所覺到過去的新文藝

君亮

我是不喜歡「研究」文學的。近來想把朗(TORR)的英國文學史讀一遍，但終於廢棄了這工作，專心來看新聞報紙了。

但我近來却也留心了兩部書。一部是屈落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一部是「現代文選」中的「近代批評集」。前部重在闡說新創的文藝思想；後部却是解釋真文藝思想的，給我的感應似乎要大一點。

我覺得如要拿屈落茨基的眼光來看中國新文藝，恐怕完全合不上格調。中國現在恐怕還沒有一個充份具有社會經濟思想的作家罷。屈落茨基給我的教訓實在很深，但說要作家們一定得跟着他的見解去寫作品，我覺得可以不必，或許還做不到。

拿後者的眼光——法朗士，位馬度，裘爾等眼光看來……或許是他們的眼光過高了罷，但也許是中國新文藝的地位太低了罷——雖然印象批評已經在中國很時髦了——也覺得沒有幾篇好的作品。

文學理論——我以為將要完全成爲一種廢物了。這東西只能就作品而生理論；就理論而去批評作品或創造作品，恐怕永遠不會有好的效果。

中國的新文藝，竟還有人說已走過浪漫和寫實的時代，走入狂飈時代了——其原因是要注重思想。這實在有些滑稽誇大，——至少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在西歐，屬於各種主義的作品都在人們眼中看厭了，而有狂飈的傾向，亦許是當然的現象。而中國作家所以有這種呼聲，恐怕不

過他們徒用以來遮掩自己創作力的空虛罷。

什麼主義都不會跑到中國的作品裏來，除開魯迅的作品——建築在寫實藝術上的「彷徨」與「吶喊」。

魯迅的作品雖不多，但他們給我們的都是「社會的刺激」。從他的第一篇作品「狂人日記」到「弟兄」，留給了我們各種不同的印象。寫到了社會的作家已不少了，而魯迅獨能得到成功者，却是他能給我們以印象而能深刻的緣故。

我讀了一部「文學與革命」和「近代批評集」來看中國新文藝，終於只能看到這一點。

其餘作家，依我見，大約可別之爲：

- (1) 能寫到社會的——「線下」，「毛線襪」，「慘霧」，「柚子」的作者。
- (2) 傷感的——「落葉」，「咖啡店之一夜」，「死前」，「東海之濱」，「迷宮」，「海濱故人」等作者。
- (3) 傷感而享樂的——「沉淪」，「塞灰集」的作者。
- (4) 純享樂的——「志摩的詩」，「翡翠冷之夜」的作者。
- (5) 享樂的而含有一種生活意義的——「酒後」及「玉君」的作者。
- (6) 傷感而含有一種玄虛的人生思想的——「超人」，「空山靈雨」及「一葉」的作者。
- (7) 純玄虛的——「光與熱」與「微雨」的作者。

作家雖未舉盡，但大致不過屬之各項罷了。

茲就事論事罷：

能寫到社會，我想這是一宗未可限量的事。(我所指的社會是廣義的社會，非個人的或一部分的社會。)在現代，作家而不寫到社會，至少他的靈魂或感受性都已死亡，不然就被自己的生活所包藏了。但在寫到社會之先，自然要能看清社會。沒有社會思想而寫社會，那容易流爲Cricket了。如芥川龍之介的「湖南人的扇子」那種文字，——坐在一個湖南人的密班裏而去嘲笑湖南人，……這態度就令人感到輕率了。

傷感或享樂的勢力的蔓延，我想是那班傷感或過享樂生活的讀者太多了之故罷。然而這種作者已有文學理論作靠背山了；所謂「自敘的文學」才是「真實的文學」似乎已無可否認了。因而，一動筆就寫日記，寫幾封信的作家日見繁多了。這便是被稱爲「自我表現」。然而所可惜的，所表現者只是個人的生活狀況及其傷感而已。我想，「自我表現」的失敗完全受了傷感和享樂所浸潤，已瀕於絕境了。然而在這充滿了傷感和享樂的時期中，却有少數人要打倒「個人主義」了。我想，要打倒傷感主義未必爲難，但打倒個人主義却決不會有什麼結果。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都是個人思想的表現，要打倒它們却也得認清它們的宗旨不台或謬誤；易卜生的戲劇突起於歐洲文壇時，也不過一種個人

思想的表現罷；但後來畢竟成爲強有力的社會運動了。凡屬一個大作家出現時，他的思想沒有不是個人的；他的成敗不過在這種思想是否能成立罷了。我希望那少數人把個人主義不要看作「個人的行爲主義」啊。

說到將享樂放在文學裏，也許是在「這時代裏」才有這現象罷。近來我却有些偏見，如 Thomas Hardy 的東西十有九我也覺得含滿了享樂的氣息。所謂「享樂主義」者，我以為也不一定就加在王爾德的身上（他的「溫特米爾夫人」的扇子「究竟還可算爲社會的」，如坐在象牙塔裏來寫他們周圍天鵝絨帳，花園的小草，可愛或悲慘的明月之類，將自己的受人羨仰的生活報告出來，這未必不是享樂的罷。又如，在一篇文章裏吊幾個毫不關緊要或深奧的外國文或書名人名之類以顯示自己的學識，這也未始不是一種享樂的意義啊。享樂多是出自虛榮心；至少，他們決不會去寫窮人身上的破布條子。寫到窮，彷彿覺得自己也窮了似的；這都是一般人所看不起的啊。如其在「這時期」他們果真窮了，於是就傷感起來，——這傷感的意思不過是羨慕富貴罷了。這些，都是所謂「生活的藝術」麼？還恐怕只有 Thomas Hardy 一個人夠得上一點點罷。

以故，在這種享樂生活裏面要想發揮一種意義或思想，我覺得永永不會得到好的思想——至多是一些貴族的思想。於是，就有了那些所謂「人生哲學」或「人生觀」一類無聊的名詞出現了。

看見一片落葉便想到愛情的悲慘，看見一朵黑雲便想

到社會的昏黯，看見一隻波頂便想到人生的意義之類之類，在文藝裏恐怕永遠是糾纏不清的罷。如其世界上的葉不會落，雲不會黑，波不會起伏的話，那豈不是文人的眼裏一切都是美麗而愉快的麼？也許，根本就沒有文學了罷？不然，爲什麼一切的人生都會由「落葉」，「黑雲」，「波頂」上面發生呢？

許多靈魂都在天空上跑……。

但「玄虛」也有將其附會在科學或哲學上面的。我看見他們在分析人的醜惡，彷彿一個醫生解剖尸體似的。

這些，我想都已過去或應該過去了。

我以為將來的文學沒有別的：應該給讀者以社會的觀念而已。

附記：作此文的動機已久了。記得前年在廣州偶爾於廣泰來旅館和伏園先去相會見時，便談起了中國現代的作家，一面將他們的作品都列舉了出來，預備作一種「統計」一類的文字。隨後，我離開了廣州，想動筆做，但終於沒有做，不知爲什麼緣故。現在雖是動了筆，但我的意見和那時完全不同了。這或許容易討人家的嫌惡罷，可是暫且不管。如其這裏面的作家——有些還是我的朋友，以後見我反了臉，我便只有道一聲歉的份兒了，但到那時再說罷。

四，一，一九二八作于寶山里。



天涯海角 (法行通信之一)

傅雷

我底炳源：

三十日深夜，我們紅暈着眼睛握別後，回到艙中只是一聲雨聲，斷斷續續的嘆氣。同室的洪君，他是多麼天真而渾然啊！他非但一些也沒有別意，就連我這樣惹人注意的愁態都沒覺察。一方我固爲他慶幸，一方却因爲自己的孤獨更覺淒愴！

那天晚上在起重機轉動的巨聲中，做了許多的夢。(想那晚送我的人都會做這樣的夢吧！)夢見你還在船上，夢見你還坐在飯廳的一隅對泣。我又夢見母親，叔父，(我稱姑母爲叔父的)，梅，以及一切送我的朋友們。但都

是似煙似霧的一閃便消逝了。到醒來最清楚的回憶，便是你我對泣的一幕，和命布叫我好好學習 *Francis* 的一幕。這兩天來，這兩重夢影還不時的在眼簾裏隱約；尤其是命布的「好好學習 *Francis*」的一句，時時在耳中嗚叫着。那，那誠摯懇切的友誼啊，深深的銘鑄在我底心版上了！我們的船，原定是昨天(三十一日)清早開的；不料到我們用過早茶後還未動彈。後來去問 *Maitre d'hôtel*，才知道已延遲到下午一時了。我心裏一動，便想再上岸到叔父家裏去一次，母親一定還在那邊。我想：這樣突然的回去，一定會使他們驚喜交集。

已經上了岸，重復看見才別的上海的馬路，忽一轉念竟馬上退了回來。實在，我不願，我不敢再去沾惹第二次

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流淚了！

午後一時前二十分，我就等在甲板上，要看開船。不料左等右等，直到了兩點鐘，才聽見一聲汽笛，通岸上的兩條梯子抽去了一條，水手們也急急忙忙的找着地位，解纜。更等了好一會，才見最後的一條回家之路中斷！在昨夜，你我分別時，真恨船為何不多留幾小時。到今天因為急於要看船之初動，反恨牠為何再三的捱延着不開了。至此，船的梯子統統抽去，船身也漸漸橫到浦心時，不覺又悲從中來，恨牠為何這樣無情，竟爾捨棄了我底上海，把我和一切親愛的人們隔絕的遠遠了！唉，矛盾啊！矛盾啊！

岸上，船上，三四白巾遙遙揮舞着；船首左右，三四海鷗翱翔着，她們是來送別呢！她們又把你昨夜夜的離情喚起了，她們更把一切的親友們依依之意重復傳了過來。但不久也使無影無蹤的不見了，大概也深知「送君千里，終須一別」的悲梗的道理吧？

* * *
三十夜的離堪，真是希有的。渺小的我，零餘的我，在區區二十年中，憂患也經得不少，悲淚也洒過許多；但這種生離的酸味，却是生平第一次呢！

我所有的，僅有的親戚，朋友，愛人一個不遺的都趕來送別。變均，臨照爲了我在南站北四川路間奔波了好幾次；雷垣爲了我，在極少極少離校的常態中破了例，丟了考課卷，從課堂裏一口氣趕到。更累他們在船上摸索了半小時多！還有理想中趕不到的我的唯一的叔父，也竟會冒着重寒，在暮色蒼茫中，從浦江彼岸飛渡過來，使我于萬分惆悵的感觸中，更加添了熱辣辣的酸意！

那夜的聚餐，更是夢想不到的！雖然別離就在眼前，但大家都還興高彩烈地壯我心胆。健談的命布，更是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然而勉強的掙扎終于無用，最後的一剎那還是臨到了。當鐵冷夫人開始觸破這一層薄紙時，我已滿眶熱淚，竭力抑制了。到叔父和我道別時，眼鏡上已沾染了一層薄霧。下樓來上汽車時，母親的幾句極簡單的「保重！留意！」等話，實在不能使我再克制了。汽車一動，我底泉源也排山倒海似的追隨着絕塵的車影而淌下來了！我火山一般的熱情，完全從幾分鐘前強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倚着你的肩，我只能流淚！

重到船上，朋友中最剛強的變均，竭力把強心劑給我注射着；你也不再的叫我不要難過，我也記起臨照贈詩中的幾句

「勸他聲：別悲哀！」

爲脫煩惱，學成歸來。」

然而這些鼓勵，這些回憶，只有更加增我底惆悵，更開放了我的淚泉！人世的污濁的憤怒與厭惡，現實的別離與同情，過去的悔恨和慚愧，……一切，一切的感激，悲哀，憤怒，幽怨，抑鬱的情緒，一齊攪和了，混合了，奔向海底……！

船之初動也看到了，海面的遼闊也拜識了，宇宙的偉大也領略了，波浪的沉靜也在面前流過了，吼叫的狂濤也在耳邊聽慣了，月夜的皎潔神祕，也窺到了，朝陽的和藹現實，也感到了。高潔的未來的曙光，偉大的，雄壯的希望，似乎把我充實了許多，似乎把我激勵了不少。但是，朋友啊！一剎那的興奮過後，總襲來了空虛的無聊！我實在不知道一月如何消磨過呢！

船上食宿俱備，只是言語隔膜，稍感痛苦耳。茶房都是汕頭人，潮州人，法語也不大通，普通話更不必說；只此路覺不便。昨日爲一九二八年第一日，船上也是照常的過去：沉悶的，寂寞的生活！海中昨日頗平穩，今日稍有風浪。緊貼船身的碧油油的綠波不見了，只是狂吼的怒濤洶湧着，擊撞的白沫跳躍着，汪洋的海面，不時的在圓窗

中一高一低的翻騰。可是我倒還不覺得異樣，只是走路時地上很滑，又加船身稍有傾側，故須加意留神耳。路中平安，第一足慰遠念，是嗎？

此信昨天寫起，今天重復謄了，又添了一些，想明日到香港發。只是心緒繁亂不堪，所言毫無次序。恐怕你看了愈覺得「怒安心亂如此，前途未可樂觀」吧？然而緊念我的，想望我的，却急於要知道我海上消息，所以也就胡亂寫了些，託孫先生爲我公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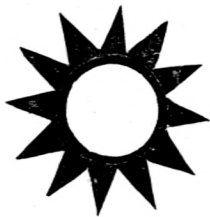
你給我的聖牌，我扣在貼身的衣鈕上，我溫假着牠，便好像溫假着你！在旅途難堪中，稍得一些慰安。朋友！你放心，我決不因我無信仰而丟棄牠的！我已把牠看作你的代表了！

好了，信暫止於此。但望珍重！以後通信，亦惟在此借花獻佛，諸親友處不能一一矣。願諒我！

你底 怒安。

十七年一月二日，

於 Andre-Lelon 未到香港時。



吳稚暉先生與謝國馨先生的黨務討論

與吳稚暉先生商榷黨務書

謝國馨

(此函曾載南京三民導報，今得稚暉先生覆函，故復重登於是，關懷黨國同志，當不以明日黃花視之。

作者附誌。十七，一，三。)

稚暉先生：

自從十二年科玄之戰，與先生討論人生觀問題後，別來忽忽四年餘，沒有以文字相見了。可是先生每關於物質文明科學論著有所評述時，猶不時提及「謝世兄」，以供談笑識評之助，這不能不令我佩服先生的記憶力，且感謝先生之有以表彰賤名。至於今天的冒瀆上書，却不是想舊話重提，免得先生又疑惑有甚麼玄學鬼附在我身上，祇是

就我們最近切身的黨務情形和先生疊次發表的論文商榷一下，本野人獻曝之意，貢奉一點愚忱。

在我的耳鼓中常常聽到有人稱先生為不老的青年，黨國的柱石，這在我都認為很對的。不是我拍馬屁的說，先生平日一種高潔淡泊的風懷和嬉笑怒罵的神氣，很像那松柏之質，經冬不凋，薑桂之性，到老彌辣；而那種卑視一切，不屈不撓的精神，尤有泰山巖巖的氣象。這都可拿先生前此的生活文章來對證，決不是我個人溢美之辭！

上期以來，先生在甯主持反共清黨的大計，名言偉論，層出不窮，尤為一般同志所宗仰。我那時在湘從事新聞事業，與當局多方交涉，得以不受檢查，閱讀甯方的報紙雜誌，首先讀到先生與李石曾先生的言論，即感動異

常。尤其讀了書汪精衛先生銜後中謂相信汪先生終有一天來同我們相對痛哭一語，服其辭意之懇切，而料度之精明，常與同志諸人私相敘談，以為遲早必有這樣的一天。乃未及二月，而武漢果以清黨開，汪先生亦通電認過，甯漢合作之空氣，高唱入雲，私心竊喜，以為先生等對於精衛先生的芥蒂必能消除，而為親愛精神之大團結。不幸彼時過於遷就事實，敷衍草率，而所謂中央特別委員會遂以產生，治絲益棼，養癰成潰，馴致數月以來，黨失重心，人懷異志，中雖有所謂西征北伐的勝利，然一般同志與民衆祇認識軍事的力量，而不知有黨，（實亦只見有軍事的力量而不見有黨，）黨之存亡，千鈞一髮！幸中央諸委洞見癥結所在，函電交馳，同聲以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相號召，而粵方諸委語重心長，主持尤力。愚意先生當於此時督促諸委，捐棄舊疴，厲行合作，以期四次會議之實現，本黨生命之中興。乃自甫開預備會議以來，迭讀先生臬臬大文，對於粵方諸委多所攻擊，尤其對於精衛先生以捕風捉影之談，吹毛求疵之術，排斥詆毀，不遺餘力，竊為先生過之！

我平常敬服先生，前面已經說過。可是先生此番對於精衛先生攻擊的態度，似乎不甚忠實，失了從前那種談言

微中的高風。我不會像他人寫匿名信罵先生老狗不如，遺臭萬年，亦不敢公開的說先生口上生疽褲子後穿的話；祇是覺得先生近來的言論，確乎有點反常，眼光確乎有所矇蔽，先生曾經說過精衛先生肝火過旺，容易動氣，我却以此懷疑先生。老年人保養要緊，請就近找西醫檢查一下！

至於我個人在未入正文以前，還要附帶聲明的，就是我在武漢時所領導的黨發生過絲毫的關係。只有今年二月跑到武漢時，硬被一些共產黨朋友拿着我四年前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的評吳稚暉的人生觀一文，指為有研究系的關係；謹慎點的，亦說我的東方文化色彩太重，中梁漱冥先生的毒太深，決不會懂得唯物史觀，懂得革命，這樣一來，便把我的教員飯碗打掉。我今天提及這話，祇是表明我寫這封信純本個人良心的主張，沒有夾雜別的關係，免得勞一般腐化份子的駕，提出甚麼打倒汪精衛的走狗，打倒勾結共產黨的惡化份子等口號，來栽培我這思想落後的少朽昏庸。（註，少朽昏庸是某共產份子背地罵我的話。）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並不是說汪精衛先生沒有錯誤的。可是我們認真說起來，汪先生的過失是在聯共時

期，而不在驅共以後；是在甯漢對峙之際，而不在甯漢合作以來。換言之，先生攻擊他，應當在其走入迷津之時，不宜於其復歸正軌之日。平心而論，汪先生之興波作浪，還有過於上期所發的銜電的麼？可是先生的大著「書銜電後」文中祇這種的說道：

「……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同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還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

這是何等具體具理的話，何等寬容懇切之談！可是近來汪先生真的來相對痛哭了，真的窺見共產黨原形而決然離棄了，而先生始則詭譎然拒之，繼則嗷嗷然詈之，終則行行然攻之，一若恨其不為狐狸精所迷斃，因而絕其自新之路，逼其再入狐羣之中，殊令人大惑不解！

大家知道，上期黨務的分裂，是本黨一個很大的創傷，現在要想補救起來，除了促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統一黨的組織，提高黨的威權，緊張黨的工作，森嚴黨的

紀律而外，是沒有別的方法可想的！半年以來，一般同志實在找不着黨在那裏，所以也不知道要怎樣作法才對。武裝同志雖然在戰場上流了不少的鮮血，可是究竟找不出相當的代價出來，政府雖然有了許多福利民生的政綱，可是都是些不兌現的空頭支票。欲糾正過去的失誤，防止將來的分崩，保障人民的幸福，非從速完成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確定建立黨的中央，指揮一切不可！而欲完成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又非消弭前嫌，從新團結，開誠相接，一心謀黨的鞏固不可！所以我覺得先生在預備會前，應當以高年先進的資望，疏解各方意見，使四次會議得美滿的成功；而孰知先生竟推波助瀾，釀成會議前途分裂的現象，此豈諸同志希望于先生的至意，抑豈先生矢志黨國的初心！戴季陶先生不云乎？「說到黨事，要大家把過去的一切是是非非丟開，各人自己決心從新做人，並且領導着全黨的人從新做人。……更不可再算以前的舊賬。要算以前的舊賬，中國便沒有一個完人，便永遠沒有革命！」這是多麼懇切的言辭！而蔣介石先生對中央全體委員概述精忠黨國的意見，尤為沉痛！他說：

「……此次全體會議，為我同志惟一懺悔之機會。懺悔之方法，武裝同志宜確實尊重黨權，勿再受政客播弄，

「一般同志尤宜審獨前嫌，勿宜互相猜忌！猜忌不已，必使舊糾紛之外，更增不少之新糾紛，黨事更無解決之希望！」

嗚呼！像先生那樣拚命的攻擊精衛先生，使不幸而如介石先生所說，將奚以對黨？奚以善後？蔣先生苦心呼籲，意在從速建設黨的中央，實為黨國前途的根本至計。看他續說：

「革命大局至此，黨國危險已極，中央全體會議設再破裂，將演成全部混戰，……故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體會議速開正式會議不可。有不能犧牲個人之權位而阻礙此全體會議者，吾人固所反對；即不能捐棄過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極抵制全體會議，亦無可諒恕。吾人應純粹以黨之利益為前提，其他一切均應拋棄，無容顧忌。以前彼此錯誤，不再追求，祇謀此後確實永久的大團結。」

先生對於這種雞擊的忠告，難道竟充耳無聞，抑果別有作用？但據精衛先生發表的「兩件大事」中憤慨的喊應先生道：

「吳稚暉先生！你不是說過無論怎樣粵方委員都應該來此地開會，此地對於這些粵方委員的生命自由應該絕對保護，即使主張不合，寧可散會各自回去，再各自去打，

不可趁人家來開會的時候來難為人家。你在李石曾家中是如此說，在拉都路會議席上也是如此說，如今怎麼樣？」先生對於上面的話並沒有什麼否認，而彈劾，詆毀，停止出席的文字，却在報上連篇累牘的發表出來，姑無論對於正式會議前途的危險若何，即就先生的道德而論，亦未免太欠光明，太不忠恕了罷！

大抵先生是深惡痛恨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所以存了誓不兩立的志願，這原是本黨忠實同志所同然。可是先生徒有澈底撲滅共產黨的熱心，而昧於誰是共產黨，誰非共產黨，誰是共產黨工具，誰是共產黨對頭的分別，祇是憑一時的意氣，輕下斷語。所以在弱者的結語「中隨意把到會的委員分成五派：一則曰，「如果這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為的是要鞏固國民黨，而先決問題，終要把第四派（疑心共產黨終覺比國民黨強的）第五派（額上不離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的人一起停止出席，至少要把第五派的要人請他不要到會，一個就是額上不離字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再則曰，「不知那裏來的一句笑話，說此次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不成，國民黨休矣。其實若照現在拉都路這樣的開成，國民黨便休矣！清黨清黨，清到現在，却

開了大門，把整票的共產黨及其產黨的工具送進來，豈不可憐！三則曰：「國民黨開會，止應當國民黨人開會，不應該拉要謀死國民黨的共產黨徒來湊數。」這都未免言過其實，近於誣蔑了！汪陳顧之是否共黨，我不欲辯，但是先生應該舉出充成的證據，不宜以賴上不離字及大小工具等語了之。即就先生起草的彈劾三委員文而論，亦祇以徐謙已付察看，連類牽引為辭，初無強有力的確證。於陳僅謂「中外喧騰，指為共產黨員，外論固不足盡憑，陳亦並未為有力之辨正」；於顧則謂「徐謙已付察看，陳公博亦經檢舉，而獨遺禍鄂粵皆預謀議之顧孟餘，必不能使徐陳心服」；於汪則亦根據報載徐謙不平之辭，而大算舊賬，謂其「師共黨故智，買空賣空，變亂視聽，欲使人認汪即黨，認黨即汪」；因而主張先予以察看，免令到會即生重大糾紛。嗚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然而像上面所舉的事實與理由，牽合錯綜，勉強周內，未免令人難於信服罷！

復次，先生是確認張向華黃琪翔是共產黨的，觀於一一七之變，逐走黃季寬先生，圍繳李任潮先生衛隊的槍械，以為似此逼迫忠實同志，非共黨判變而何？這無怪李黃二先生要怒髮沖冠，而先生要力竭聲嘶的向汪先生大喊

救命，做甚麼贅言了！可是話分兩頭，據先生的見解以為又是第三國際預定的計劃，是共產黨先消桂後消其他勢力的逆謀，而奉行這計劃參與這逆謀的，便是粵方諸委員；這樣看來，精衛先生等自然是罪在不赦。但是據汪先生說，張向華與季寬先生對於黨的見解確有不同的所在，軍人兵權在握，因意見的衝突，自易趨武力的鬥爭，所以他始終以為張黃不是共產黨，一一七之變，不過探激烈手段反對特委會的一種表示，故解決方法，當聽諸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宜再有軍事行動，轉致加量糾紛。此事的真相如何，原未可輕於判斷，但以昔日共患難生死的同志，突起內爭，誠為大不幸的事實。據前此粵湘鄂等地報紙所載，張黃之反對特委會久已義憤填胸，汪先生所云，當非故意袒護。惟除此以外，張黃為擴充個人實力，增長權勢之計，當亦有之，故於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予以相當的制裁，亦是應有的而且可能的事實，不必硬要一口咬定他是共產黨而亟於稱兵。蔣介石先生說得好：「黨無中央，軍事行動不受黨的指導，無論用何種動人的名義，假借何種正當的理由，鮮不被人視為毫無意義的私鬥！」故懲前毖後，根本補救的方法，仍唯有促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確立黨的中央，提高黨權，使黨的軍隊，一切皆服從

黨的裁判，黨的處分。先生不此之圖，而惟捉影捕風，以挑撥離間武裝同志，自動稱戈爲能事，仰何與蔣先生之處心積慮不同乎？

總之，先生與精衛先生的衝突及預備會中的糾紛，皆由對於南京特別委員會與廣東一一一七的事變，觀察各有不同，而情感遂相冰炭。先生以特委會爲毛細得很的事，廣東事變則所關甚大；精衛先生以廣東事件易於解決，惟反對特委，防止腐化爲不容緩之圖。二者皆各有所偏，故不免於爭執。平心而論，此二事皆爲反常的事件，正應該等量齊觀。如果全體會議繼續能開，二者固皆同爲毛細得很的事；否則將廣東事件視爲張黃等攘奪權勢的私鬥，亦未始不能減少糾紛。先生必欲張大其辭，指爲共產黨擾亂計畫，則又何苦！

在先生等爭辯當中，最令我們痛心，亦令羣情惶惑的，要算十一日廣州共產黨叛變事件了！焚燒慘殺，搶劫一空，張黃等防範疏虞，固責無旁貸。然由是益惹各方之糾紛與辯論，則當本客觀的事實，以冷靜的頭腦批評之。在先生的意思以爲此適足證明公博向華之爲共黨，而精衛先生亦附逆有據；在汪先生與粵方諸委員之意，則謂適足以反證公博向華之非共黨，而尤與彼等無關。先生大聲

疾呼，認定此乃共黨的苦肉計，並謂：「什麼標語打倒，什麼外交秘密，那一件不是『像煞有價事』，其實還不過『就是這回事』的把戲麼？」先生疾惡如讎，言之固爲痛快，但是太與事實相反了！此項事變，自發難以至肅清，爲期不過三日，中外各報登載甚明，以汪陳張等對付共黨之嚴厲，與共黨攻擊汪陳張等的緊張，可決其爲反共，而非容共，報紙具在，覆按可知。單就蔣介石先生十三日招待新聞記者的談話而言，已足爲汪先生等洗滌冤抑。他說：「此次共產黨在廣州突然起事，其近因由於汪精衛等的青電，共產黨雖在粵準備暴動，但期間未如此之促，後以汪等發覺逆謀，密電搜捕廣州俄領事，乃爲共黨所悉，而不待準備完畢，先發制人。」申報廣州通訊於起事的原本亦紀述甚詳，外電如路透社東方社等香港電報，於事變真相，皆記載公平，可證明與精衛先生無涉。再讀事變前汪先生的青佳燕等電，措辭嚴厲懇切，不稍寬假優容。並曾事後聲明，謂：「十二月九日陳璧君回，報告陳公博張發奎朱暉日痛恨黃琪翔容共，我遂發青電並約粵來各委員發一蒸電，至於十日預備會議開會的時候，提出秘密報告，俾列席各委員知道……可惜廣州同志辦事不能十分機密，致被共黨先發，多所傷殘！」此其苦心，固已昭然若揭。故共

黨暴動，各報皆載有打倒汪精衛張發奎的標語，獨南園方面交各報發表之電，與其相完全不符，其中如（一）廣東蘇維埃政府係以汪精衛爲主席，（二）事前一切計劃，係由汪妻陳璧君攜帶來粵，（三）張發奎黃琪翔受廣州蘇維埃政府任命爲赤軍正副總指揮，……（五）廣州蘇維埃政府請汪精衛何香凝顧孟餘甘乃光陳樹人王法勤朱霽青王樂平潘雲超等即日回粵主持大計。誠然，共產黨額角上沒有刺字，但是決沒有拚死拚命的反共，而可以做共產黨的領袖的。似此類倒黑白，極挑撥誣蔑之能，先生又從而推波助瀾，欲以一手掩蓋天下目，光明磊落的態度固當如是耶？

精衛先生抵滬以後，反共的言論曾經披肝瀝膽，發表過多少次了，而先生總認爲滑稽，認爲虛偽，認爲口是心非。長此以不肖之心待人，不知先生究自居何等！試看精衛先生在共產黨叛變前致公博向華電，謂「蘇俄領事署爲共產黨活動機關，深可痛恨，請派兵圍捕，將俄領驅逐，共產黨一律拘拿，此爲目前要着！」又說：「請兄認真糾察所部，凡有縱容共黨者立即嚴加懲辦，決勿稍存寬恕，貽誤無窮！」及事變以後，悲痛逾常，刺共之心彌厲，看他在「兩件大事」文中說：「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的，我除了殺

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又和粵方委員聯名發表粵變經過及善後意見，末尾說道：「一個共產黨徒和一條毒蛇，一隻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其根本消滅就在目前。我們耳裏聽着廣州慘烈的砲聲，我們眼裏看見廣州殺人放火的兇暴殘忍之狀態！我們應該消極的掃滅這些爲人類毒害之勢力；我們應該積極的將本黨的主義政策逐步的建設起來，實現起來！」我讀了這些真誠惻怛之言，不禁爲之感泣。然而先生竟還是冷嘲熱罵，無論人嘔出血來，總以爲不過滴了幾點紅水；其甚者至猶喊打倒第三國際的代表汪精衛，打倒賣國叛黨的狐狸精汪精衛等口號，我誠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祇有哼着韓昌黎的句子歎道：「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

我以爲值此共黨肆虐，荼毒生靈，破壞國民革命的時候，本黨同志應該互相諒解，互相信賴，在反共的戰線上堅實的團結起來。可是近來有許多同志好像看反共的工作和做買賣一樣，是有商品的優先權，專利權的，凡是一向來反共的，才算真正的老牌黨員，可掛着忠實同志的徽號；年代稍近的，便要算次的貨色；至於曾經贊成過總理的容共政策，或實行過容共政策，及後方纔省悟改變的，那簡直「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老實說，先生的態度就免不了這個樣子，先生原諒特委會，稱讚西山會議派，而重責粵方委員，以為前者才真能反共，後者則曾經容共，額角上又沒有刻字，難保不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自然是不配反共，亦不應許他們反共的！先生之「讀了汪先生兩件大事」一文，劈頭就說：

「這兩天我在報上看見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的電報，什麼共逆殺人放火，肆意行劫呀，什麼此事為俄人主使呀，什麼務將共產黨徒一網殺絕，並與蘇俄斷絕邦交呀，什麼迅速追蹤為之稍慰呀，什麼此次雖由共產賊徒乘虛竊發，然亦由平日過示寬大呀。這類字眼，雖然痛快，然搖筆即來，却被祖宗以來八股先生漠視慣了，儒林外史高翰林所謂亡飢亡溺，止是教養們的典故，認不得真的！」

這種談鋒，雖然痛快，然瞞心昧己，徒為腐化分子張目。我不知道反共一事，究於個人有什麼利權，人家誠心誠意的悔禍，拚死拚命的作剷共的工夫，却要操縱排擠，不使負責，這未免太奇怪了！

我們還要知道，同是一個反共，然而糊糊塗塗的反共，決沒有精精細細的為強有力而易於收成。所以張作霖

和國家主義者之反共，決不足以令共黨膽戰心驚；即本黨的腐化份子，亦非彼輩之所畏。唯有本黨努力革命的同志，以精深的理論加以批評，以嚴密的組織予以反對，以緊張的工作使其無運動可為，以森嚴的紀綱使其無靈隨可入，這樣，才使得共黨徬徨無路，才是他們的致命傷。而求能担負這個責任的，不能不有望於精衛先生與先生等之大團結，同心同德，消弭大敵，促國民革命之完成。不宜自壞長城，予敵人以侵入的機會！我敢說共產黨現在所畏忌所孕恨的人，決不是西山會議派，而是精衛先生等與夫曾經被稱為左派而現在努力反共的忠實黨員！先生儘力攻擊汪先生，使不得從事黨的中樞工作，實為彼輩稱心快意之舉。願先生為黨惜才，亟謀挽救，勿再施落井下石的手段了罷！

抑尤有進者，先生為本黨的生存，國民的幸福起見，主張澈底消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這是我所贊成的，而實現之方，則首重防腐！我覺得在這裏最好背出一句八股文，來做我們的論證，「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先生雖說共產黨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但我却覺得渺小如蠹蟲一樣，再細點說，不過等於那些有毒的黴菌寄生於人的生活。拿我們的身體作比，如果細胞健全，血球旺盛，新

陳代謝的機能發達，即使有點毒素來侵襲，亦易於抵抗的；反之，如果細胞已壞，組織不全，病菌侵來，死亡可立而待。黨的生命亦何莫不然！誠能團結一致，振起精神，深入民衆，從事基礎的下層工作，則國民革命何患不成，共黨小醜何能肆虐。否則官僚腐化，競位爭權，務目前意氣之私爭，忘本黨歷史的使命，則內部糾紛愈甚，外敵侵入愈多，爲淵驅魚者類，爲叢驅爵者類，爲共產黨驅民衆造機會者則腐化份子也！

所以我近來覺得黨裏面有種不可言說的危機，便是充滿腐化的空氣，而黨的生命一天衰頹一天。須知本黨是個革命的黨，黨的生命就是革命性的表現，如果黨員的革命性減退或消失，那便黨的生命亦隨以墮落或病亡。據我最近的觀察，一般同志多祇注意上層的權位，而忽視下層工作；祇注意實力派的行動，而忽略了民衆的要求。有些青年同志本來是很革命的，現在却學着鑽營趨競，充滿升官發財的思想了！像這樣的繼續下去，雖口口聲聲喊除共除共，何能除得共產黨的一根毛？雖天天晚晚講革命革命，何嘗革掉了舊社會的半條命？總理九泉有知，其必不能瞑目了！

說來說去，還是歸到團結問題。我們知道目前的工作

既要清除共產黨，又要防止腐化，便非可以敷衍辦到，有時還要夾攻起來。誠如精衛先生所說：「我們對腐化勢力進攻的時候，共產惡化的勢力便來襲擊我們；我們對共產惡化奮鬥的時候，腐化勢力便也來襲擊我們。這奮鬥是不容易的！」在此艱難窘迫之秋，豈可再互相猜疑，自起分裂。蔣介石先生說得好！「國民革命之勁敵，決非軍閥與共產黨，惟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之必要與最高性，政客從而利用播弄，始爲國民革命之致命傷！……吾人今日必須盡力促進武裝同志之覺悟，防止文人政客之搗亂把持，確定建立黨之中央，提高黨權，申明黨紀，然此皆非從速完成第四次全體會議不可！」精衛先生亦說：「唉！大事要緊，軍閥利用國民黨的內爭來牽制，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內爭來搗亂，國民黨的同志還是團結起來，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這是先生也應有此心此意的！

先生在「相當時期的話」裏頭謂：「總理最偉大之處有三：公私分得清，責任拿得專，仇恨忘得快。」這是一點不錯的！可是先生對於精衛先生從前的過失何不學總理「仇恨忘得快」的胸懷，寬其既往，而責其後效，何苦又登甚麼「兩個舊電報」，說什麼「證明汪精衛並無絲毫誠意注

重什麼黨紀」的刻薄話呢？現在腐化惡化勢力都窺伺着機會，不斷的向本黨進攻，一般腐化和共產惡化份子都殊塗同歸的向精衛先生攻擊，這是本黨千鈞一髮之際，尤其是精衛先生痛苦最深之時，先生不為本黨前途着想，不為朋友幫助，而唯造外敵侵入之機會，豈真別有肺肝？昔朱浮為幽州牧致彭寵書有云，「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疑者所快，」吾亦願先生發言勿為忠實同志所痛，而為一般腐惡敵人所快，惟高明其裁省之！

在我寫這封信的初衷，原冀先生採納蕝言，以顧全大局為重，對汪先生以恕道，對黨務以忠誠，改正批評，捐除私見，使精衛先生得安心出席四次中央全體正式會議，共肩黨國之艱危。不意我函未成，而汪先生遽爾去國，高蹈遠引，心跡大明。先生對此，慶攻擊排擠之成功，當亦快心之至！不過中央會議席上，已少了一個反共防腐的有力的，如果粵方諸委員都未能參加，更難收集思廣益之效。（我認為精衛先生之去，完全是由於先生之捏辭誣証，鼓吹空氣所攻擊走的，如果四次會議前途不佳，先生實當負完全責任！）所幸介石先生已經公決復職，當能解決一切糾紛，領導各軍聽命於黨，前此汪蔣合作的聲浪，雖未見之於形式，實已結合於精神，黨國重心，已有繫

託。精衛先生曾聲言出死力的協助介石先生完成革命，並謂：「如果有些同志以為我幫助他，反為他累，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也是一樣。」肝膽相示，辭意藹然！再讀他的引退宣言，說「共禍發生以後，心摧髮指，誠不能置身事外，今則已值其時。惟禍變初平，瘡痍滿目，不能與國人綢繆善後，共此艱危，所由引為深憾！」猶足窺見其矢志黨國之忱！今後甚望先生言論持平，勿再肆無謂之攻擊，努力完成四次全體會議，共謀黨務之刷新，將腐化惡化分子清除淨盡，庶不枉汪先生引退的一番苦心，這是我所馨香禱祝的！

關於先生與精衛先生辯論的話，姑且說到此處為止。好在先生意見之歧異，由於認定張向華為共產黨，而汪先生原諒向華，故為共產黨的大工具。現在廣州事變已證明向華之堅決反共，為本黨忠實黨員。看他致介石先生的電中，措辭何等懇切！「此次共逆肆變，發奎幾瀕於危，事後雖幸勉力恢復，惟事前不能防患未然，黨內無論如何嚴重處分，發奎惟有服從接受。現廣州政治分會已將發奎免去本黨各職，戴罪勉維善後，此後惟有以黨員資格，隨從鈞座，補過將來，發奎與共逆義不共存，一息尚存，亦

以殲滅共逆爲職志，元電所示各節，自當服從。」向華之反共既明，精衛先生之心固已大白，那裏用得着我這無名小卒贅辭辯護呢？

稚暉先生！我始終是敬仰先生的，我決不敢懷疑先生的人格。可是因爲敬愛之至，故不覺其責望之殷。我覺得高年碩德，望重譽隆如先生，應該修養心性，慎重言文，不可師黃婆罵鷄之故智以自逞。譬如先生在「弱者的結語」中憤慨的攻擊汪精衛先生，並宣誓般的說：「總而言之，你的神氣不對，料你要如此如此，（按卽勾結共產黨搗亂的意思，）乃是不可諱言的。倘你不如此，久後我是遺臭萬年，我是老狗，我是生了疽，我是補不了禪，都是忍受的！你若竟如此如此了，我是在一號蔣宋喜堂裏，對李德全先生講的，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現在我連倒不值得罵你，讓你去留芳百世。可是我斷定你的行爲恐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盡我監察委員的職責，請求把你察看，不要張開了眼睛上你的當。」何苦要這樣的肆口噴蛆，糟蹋人格！先生說極好的人與極壞的人，祇隔了一條線，我亦說小人與君子不能兩兩並存，使精衛先生果如預料所云，固足以昭先生之犀察；萬一不中，先生百歲之後，何以自解於國民？君子愛人以德，竊爲先生不取也！

其次，提高黨權問題，實爲當務之急。自從北伐進展以來，軍事力量日以擴充，黨務轉而沉寂。一般民衆祇見有軍事的勝利，而不見黨的威權，政客官僚利用一二實力派的軍人把持黨政，乘機取巧，流弊所至，形成軍事左右黨，而黨不能指揮軍。充其量，不至武力變成軍閥，本黨隨以滅亡不止。凡我同志，宜如何竭忠盡力，一致奮鬥，集中黨的力量，提高黨的威權！蔣介石先生於預備會議致全體委員書，於此點言之異常痛切，而先生乃放言高論，怪誕離奇，以爲四次會議可不必開，而黨權可完全交諸武裝同志。觀於「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中以滑稽的口吻說道：「若三讓三揖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的辦法，就是武裝同志，真正服從，忘了他也是委員，委曲聽命於七張八嘴，實則長衫同志大半觀望，不是瞻徇，就是搗亂，視武裝同志不是同志，直是異類。瞻徇者這當他強盜，以能順從爲妙，搗亂者視他爲軍閥，以能反對卽得，這都是對於軍人非同志的辦法，軍人也不會自己就是想自己就是黨中柱石的辦法。」又說：「若開會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也不承認：」先生因爲不要這種醜態的開會，不相信四次全體會議能提高黨權，於是乎而有所謂一個非常可駭的提議，這個可駭的提議，真是荒謬絕倫的！——就是把黨也交

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死而不活，無疾而終！」唉！這是甚麼狗屁的話！果如所說，我們更不要作甚麼革命運動，只請個聖明天子出來統治好了！不但打倒吳佩孚張作霖為多事，就連前此之驅逐陳炯明劉震寰楊希閔都是不應該的了！吳先生呀！你是本黨堂堂的中央監察委員，應該要顧及地位發言，不可憑個人一時的感情，說這樣荒唐偏激的話！你要知道，這種言論是軍閥和準軍閥的武裝同志所萬分歡迎的！但是這麼一來，不管根本危及本黨的生命！故繩以紀律，當科以叛黨禍國的嚴重處分！以視介石先生所說「武裝同志不能真切的認識黨義，服從黨紀，即時時刻刻有離開黨的可能。……今日再不能確實建立黨的中央，軍人無正當之指導與監督，仍不免受政客之播弄，不知不覺中自陷於軍閥而不悟！」兩相對照，其為對於本黨功罪，相去何止萬里！先生平日固好為談諧，個性如斯，亦無可訾議，然對於黨國大事，望勿再以兒戲視之！

再就先生「贅言」中聯想到的一點意見而說，先生對於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主義加以解釋，似亦深表同情，我覺得這是不大好的一點。李先生的主張，如果認真討

論，當有俟於專篇，不過簡單的說來，此種主張，與本黨民主集權的精神根本違背！就舊的思想而說，容易使人誤會到聯省自治的主張，而釀成割據的局面；就新的思想而說，不免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彩色，而為反對統一集權的政綱，這都於中國現在的情況不適宜，與本黨的主張顯相衝突。本黨對於聯省自治之謬說，已於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力斥其非，而且在紀律問題議決案中，固分明有「大會以為國民黨之組織原則，當為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之決定，自不宜輕於變更。本黨主張以黨治國，當以本黨的主義與方策為實施之張本，總理遺囑中明明指出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為圭臬，凡屬忠實同志，惟有努力奉行，以求實現。我們要注意到本黨的理论與實際都有其卓越超越的地方，固不宜濫入共產主義或國家主義的理论來混淆，同樣亦不容拿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來夾雜！近來頗有人說先生等為無政府黨人，欲以種種挑撥離間的方法，來分裂國民黨的組織，以期促進實現無政府主義的時機，其陰謀實與共產黨徒為半斤八兩。我不敢以不肖之心待人，當然希望他十二分的確實；而且我亦同情無政府主義的，（因為我尊重人格，愛好自由，出於天性，）可是要圖此時實行，就連夢想也辦

不到。我希望先生等做一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就本黨的立場來領導國民革命，不要扯入些旁門外道來！

最後還附帶報告先生一件悲痛的事，就是先生前此論人生觀文中提及的家兄贊堯，不幸死了！他本是研究學術的人，却於今春來到南京從事政治工作，（遺篋中有先生及介石先生的任命狀，可是先生始終沒有到過戶部街總政治部，當然不會知道這些事情，）隨軍北伐，轉戰至臨淮關，復東出海州，北征魯境，積勞咯血，延至九月十三日病歿南京鼓樓醫院。與馨遺書二紙，無一語及於私事，惟囑効勞黨國，努力實現三民主義而已！馨時在湘任課，聞耗倉卒奔喪，因內戰頻仍，歸途阻隔，現猶停柩此間，未能返葬。今日何日？距先兄之逝恰為百天，迴思種種，黯然欲泣！哀中草率，不盡欲言，姑以此函為紀念先兄百日之作可也！寒霜珍重，敬請道安！如有齟齬，不憚往復。

後學謝國馨上言。十二月廿二日於金陵旅次。

吳稚暉先生覆書

謝先生賜鑒：奉賜書，知枉臨，失迓，至歉！先生在三民導報上之大著，早已有友人見寄，循讀甚佩！先生所費之言至當。惟弟之執筆，過於拉雜，且太不拘束，所以

往來曲折，形似矛盾；其實舉實之處，弟已早同尊旨，自己懺及。而且弟與汪先生交誼至深，彼自學臨滬，弟與李君石曾，懇說達數晝夜，彼亦未嘗不原諒，惟形勢已成，不能迅速變更，於是弟等救目前之急，不得不狂吠醜詆，俾失其信用，庶近禍可免。否則不惟廣州慘事急成，即上海方面亦必躍躍欲動，欲救燃眉之火，不能計及一切。明知黨之失汪先生，喪失亦大。然汪先生以近日之態度，出而當國，一方面固防腐有力；而另一方面則引禍亦大，弟亦已在報上說過。弟曾答李先生，何以當漢口初到時，不力關特委之成，使汪先生得安於位。張靜江先生即言，「我等當時不為之地，實有錯誤，然亦知今日廣州之禍，不早發於南京。」此言亦非曲解，則李先生又在報上言之矣。汪先生之反共，彼深信之，然其前後左右足以引共，至於與親為共黨工具引起之禍，結果必同。故若汪先生能去海外一年，澈底考慮，欲方法必左，而又必不引共，能得兩美之策，然後當國，豈非今日小挫，他日且將大成，於黨國未始無大益也。列寧共黨之主義，可采甚多，政策亦尚有可取。（或即汪先生與先生等所稱善。）至於方法，已十有六七皆不可取，而手段則更不善。只有背倚北冰洋，左據萬里之曠隔，右處拿破崙喪師六十萬之形式，才

罷一試。然而成立十年，尙終日如戒嚴世界，若欲推行他國，或止有外蒙可成，餘則西試六七國，東來中土，皆至凶終隙末，蓋可知矣。彼之惡勢力，十有八九，尙能爲流寇式之情狀，演浩劫於中國，延長三五年；此由於人心腐敗，民窮財盡，一部二十四史，已演過數百回，然弟敢斷言，彼必無成，（弟將就木，先生則必親見，）徒爲人驅除。幸則中國一莫索里尼出，不幸則瓜分！若謂世界將由彼之法律，社會革命可成，則必無其事！弟非言帝國主義之國家，永有能瓜分我之力量，彼亦必遭自己人民之革命，然其方式，必較蘇俄改良千萬倍。現在他們亦日日革命，然當彼內憂未成之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彼之遊魂餘毒，尙足瓜分我，使我屈服，或數十年，或至百年，斷有其事也。所以我們若能不左不右，嚴格止用中山先生主義行之，共禍可免，瓜分之禍亦愈可免。故先生高論，弟欲與商者有二：（一）弟欲以黨權交給武裝同志，先生罵我放狗屁，我覺若去上下文而言，自應俯首無詞，然弟乃沉痛滑稽詞，欲以愧武人耳！此條已在明日民國日報上略有辨正，然此不過解先生之疑，弟意若單純的果欲託黨權於武人，真是放狗屁，吾兩人之意正同也！（二）先生所謂民主集權，與李先生所謂分治合作，弟止皆贊其精神，而

不全贊其方法。言民主集權者，甘乃光先生最力，然甘先生所贊成者乃俄國法，正即梁啓超理想之開明專制而已，與誤用了李先生之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相同，同有一病。世上真正民主集權，惟有一英國；真正分治合作，惟有一美國。此皆盎格魯撒遜民族天生「民主」（即所謂台先生）之根性，故各由歷史，演成兩局，初若相反，其實相等。其餘民族，大都有極深演之專制頭腦，例如德國一種鳩頓血系，便遺傳了專制頭腦，然專制不深，故演成了正宗之開明專制，即梁啓超所夢想者。若蘇俄，則世界第一專制頭腦，彼倡民主集權，直以民主爲招牌，與從前帝皇以保民爲招牌，同得一願與心違，事與願違之結果。所以蘇俄之民主集權，實則集權而已；民主之氣味，絲毫不存在也！我們中國人以專制頭腦與自由精神相反的兩性結合而成之民族，用中山先生之民主集權，剛剛恰合，若學英學德學俄，皆必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故不幸而共產黨亦有新人物之招牌，中山先生不得已而容納之，有他之手段，當可矯正；在其徒黨，則止有爲彼利用，彼又必欲整個輸入，絕不容有一毫修正，削足適履，屢雖穿上，足已不能行矣！所以無論甘乃光式之民主集權，是蘇俄的，不是孫文的；就使不管孫文，甘乃光亦必最後不容於共產

黨。何也？甘尙不肯整個容納，而欲以甘法修正之也。所以甘乃光等之法，自以爲左，實則徒然引共，必無成就而已。此所以民主集權之說，弟未嘗不表贊同，恐目前新流行之所謂民主集權，若極恭維之，亦不過開明專制而已！除了德國，而欲使他民族爲之，必徒有其名，其結果必甚可笑也。在報上開令兄之喪，甚爲惻愴！當此亂世，往往哲人易亡，惡人獨壽，望勿過悲！弟已宣言不到黨部，此

來止爲個人有未了之私事，與蔡子民先生亦有關，故坐其便車同來，決非赴會也。非六號即七號，寒舍有事，必回上海。已與人訂有編書之事，必無暇過問已所不能而且妨害別人之事。本擬走候，而明早又需赴近鄉探親，先生又扶柩西上，恐不獲晤談，亦不及修禮致唁，歉極！蒙獎飾之處，愧悚萬分！復叩道安！

弟吳敬恆頓首。一月三日夜。

華東印刷廠啓事

本廠工作精良，出品迅速。乃各界所深知。自新年起，因要精益求精，速益求速，特添購機器，銅模，花邊，並添聘技師，力求精美，以副惠顧諸君之雅意。

新開武定路二五六號

華東印刷廠謹啓

電話西八一六號

首都的美展

子雲

提起這次首都「美展」的舉行，真是有點兒冒險。當此議發端的時候，已經是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後了，那時在我也不過是偶然的想到說出，不過是以爲有實現的可能，怎樣也不會料到這樣圓滿的結果。現在展覽會是開過了，並且是參加之盛，出品之多，確實是首都破天荒的第一次。而我因了責任的關係，對於這次「美展」籌備的經過，不能不報告幾句。

南京從最近看來，雖然是首都人材濟濟，但是要談到藝術，可說是連種子都還沒有種上。當我在十六年的暑假，從人人認爲沙漠似的北京，來到江南，自以爲是登上樂園了。那知南京的文明，祇是山水的明秀，要說到社會人生，恐怕比之真正地道的蒙古大沙漠還要寂寞而無聊。

這種苦痛，凡是新來南京的朋友，大概也都飽嘗過了。

首都社會如是，這種革新的責任，我們當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慚愧不能促成市政府建設「藝術化的新南京」。可是我們既然想長久住在南京，爲了自己找安慰，不得不就同人能力所及的環境中，打出一個小小的天地來。這結果，最低的限度，也總能使少數人得到一點精神的快慰，起碼是參加這次展覽會的六十幾位出品人。這就是發起這次展覽會的一點微意了。

這次展覽會發起的動機，還不止此。大名鼎鼎的林風眠，王代之，劉既漂，吳大羽，諸位先生，他們有的由北京新來南京，有的由法國剛到上海，他們的作品，國內國外早就傳遍了，祇是住在南京的幾位朋友，還沒有領

教過，朋友們既然抱了十二分的渴望，當然是有介紹的必要。所幸還得到幾位先生的同情，更加以其他各位作家的贊助，於是乎這個「五光十色」的首都美術展覽會，得以如期開幕了。

這一次的美展，從籌備到開幕統共也不過五個星期，中間祇開了一次比較正式的談話會，所以有許多團體和個人，多沒有徵集到他們的作品，好在是第一次的草創，據說大學院在今年的秋天（？）還要舉行大規模的全國藝術大會，就是像這一次小規模的首都第二屆「美展」，說不定在暑假前後，我們高興再湊一次熱鬧，到那時再想法子去領教吧！

最後我還要代表同人，向臨時從上海趕來參加的兩個團體——新華藝術大學，中華女子美術專門學校致謝，他們有的在展覽會開幕的前一日趕到的，有的在開會的第二日才趕到，并且都是專人送來，他們參加的熱誠，實在令人欽佩。希望第二屆「美展」再開幕的時候，有更多的藝術團體來參加，使得首都藝術前途，藉着大家共同合作的精神，來發輝光大，庶乎不負全人等發起舉行這一次展覽會的苦心。

一 般 第四卷第一號 文藝專號

脆弱的餘音

黃列娜

剪綉

子愷

一個索稿費的口供

黎錦明

壓

欽文

老酒香煙女人

豐凡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

文藝隨筆

丐尊

為小小者

滕固

歲暮

章克標

愛之開脫

郁達夫譯

雛菊

徐調宇譯

A的夢

章克標譯

葛都良的肖像畫

張望譯

威廉勃來克的百年忌

魏肇基

藝術漫想

方光燾譯

中國新文藝與變態性慾

趙景深

自然界的神話

玄珠

眞美善 第六期

繙譯的困難(短篇)

孽海花

被劫(短篇)

嘆辭考證表

民間歌謠

論法蘭西悲劇原流

色(法國葛爾孟著)

內助(俄國柴霍夫著)

◆定價一角六分◆ 靜安寺路斜橋

發刊詞

今後的革命

日本人的信仰力和愛美性

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

民生主義的特質

五權憲法的精神及其運用的方法

布爾扎維克主義馬克斯主義與孫文主義的比較

羅素論政治上的決定力

中國進出口貿易之比較觀

經濟復興中的德國

留別中國(詩)

破滅之前(小說)

泰倚思(小說)

八景

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法蘭西著

徐蔚南譯

戴季陶

沐鴻

李際閻

武培幹

東孟疑

薩孟武

梅思平

周佛海

虛白

虛白

虛白

虛白

病白

病白

萬孺

萬孺

陳布雷

周佛海

戴季陶

潘公展

周佛海

梅思平

周佛海

潘公展

周佛海

梅思平

周佛海

潘公展

周佛海

梅思平

周佛海

潘公展

周佛海

梅思平

周佛海

潘公展

新女性 新年號

貞操之經濟的起原

倘使我有了小孩(徵文四篇)

小品(關於鬚髮爪甲的傳說)

婦女年輪與幸福

結婚的服從

南印度的婚俗

巴黎人

只餓着你的肉體

蘭姑

妖孽

黃昏

犀牛的皮是怎樣長成的

女工馬得蘭

望平街 開明書店

汪靜之歌

邱學深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章錫琛

天香等

江昭原

朱紀森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顧均正

新農報 第十期

發展我國農業的先決問題

造林的經濟學

茶之種植

現代養蜂宜採用辛農式定地兼用

巢箱的意見

習藝常識

「花生葉夜合之理」之我見

輪種與連種

蠶坑改良

實驗養蠶譚

上海天潼路清雲里二十六號

高勁寒

王顯文

鮑清

鮑清

鮑清

鮑清

鮑清

鮑清

鮑清

王沂清

王留青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章煥文

嚶嚶書屋寄售紹興蜂蜜

最上品的糖，無非是甘蔗做的。但是天下還有比蔗糖更甜的，也比蔗糖更美的東西，這便是用百花的花粉釀成的蜂蜜。

小孩愛糖，但糖易損齒。既要喫糖，又想不損齒，最好喫蜂蜜。

糖味雖甜，喫後口餘酸味。既愛甜味，又惡餘酸，最好喫蜂蜜。

紹興辛農養蜂場的蜂蜜，是用新法提鍊過的，所以明淨無疵。既甜蜜，又無疵，那是愛情的象徵。青年士女，往來贈答，最適宜的禮品，無過於蜂蜜。

蜜是蜂做的，是蜂中的工蜂做的，所以人一嘗到蜂蜜，便感着勞工的神聖。你如果是忠實同志，終日勤勞於革命工作，工餘欲得一些東西安慰，既能使你的身心舒服，又能聯想到你的愛人，那麼最好喫一杯蜂蜜。

釀蜜是在百花盛開的春季，所以人一嘗到蜂蜜，就覺着一種日麗風和的預感。在這樣氣象勝寒，景物蕭索的冬季，聚集三五友人，圍爐話舊，並趕先計議明春的遊樂，這時候最少不了的，便是每人面前有一杯預報日麗風和的蜂蜜。

紹興辛農養蜂場的蜂蜜，已經運到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百三十二號的嚶嚶書屋了，每瓶僅收代價大洋六角，一瓶可以喫幾十次，用開水沖喫，方法極其簡單，瓶上附有說明。

嚶嚶書屋主人敬白